

从独裁到民主的成功案例 国家政治转型的经典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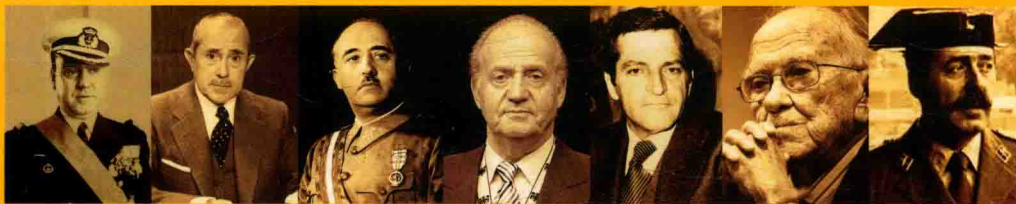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

民主的胜利

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

〔英〕 保罗·普雷斯頓 著
李永学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

民主的胜利

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

〔英〕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著

李永学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 / (英) 保罗·普雷斯頓 (Paul Preston) 著；李永学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书名原文：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

ISBN 978-7-5520-1516-4

I. ①民… II. ①保… ②李… III. ①政治改革—研究—西班牙 IV. ①D75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4834 号

启蒙文库系启蒙编译所旗下品牌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

Copyright © 1986, Paul Preston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6-553

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

著 者：〔英〕保罗·普雷斯頓

译 者：李永学

责任编辑：唐云松

出 版 人：缪宏才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印 刷：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14.5

插 页：5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516-4/D · 387

定价：7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印制质量、编校差错、宣传等事宜，请电邮联系 qmbys@qq.com



1969年是佛朗哥政权历史上转折性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佛朗哥确认了胡安·卡洛斯的继承人身份。



1975年，胡安·卡洛斯宣誓成为西班牙国王，右为索菲娅王后。



阿道弗·苏亚雷斯（左）与胡安·卡洛斯（右）。1976年7月，苏亚雷斯成为佛朗哥独裁统治后西班牙第一位民选首相，是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关键人物。



1977年9月，首相苏亚雷斯邀请各大政党领袖进入蒙克洛亚宫，就西班牙的经济、政策问题进行讨论。10月25日，各政党达成一致意见，签署《蒙克洛亚协议》，巩固了西班牙的民主成果。



1977年西班牙举行民主选举，图为阿里亚斯·纳瓦罗（左）和曼努埃尔·弗拉加（右）。



1981年2月23日下午6时，议会尚在就选举临时首相进行表决，特赫罗·莫利纳突然带领一群国民警卫队队员持枪冲入，并宣布占领议会，史称2·23政变。



1981 年的未遂政变期间，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将军表现出大无畏精神，命令政变者离开，但遭到野蛮推搡，苏亚雷斯（左）勇敢上前协助。



2·23 政变粉碎后，国王胡安·卡洛斯（左四）接见各大党领袖，左一为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左三为苏亚雷斯，左五为社会党总书记冈萨雷斯，左六为人民联盟领袖弗拉加。

献给加布丽埃勒

前 言

本书的写作开始于我前往西班牙生活的 1969 年。那个时候，人们对当时的西班牙政治的兴趣远小于他们对第二共和国和内战时期的政治的兴趣。当时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我的历史学博士论文进行研究工作。尽管我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让这次研究之旅超过一年，但最后却在西班牙逗留了三年多。我痛恨佛朗哥政权，但我沉浸在故纸堆和报纸图书馆里，这让我感到，我似乎更像是生活在 20 世纪 30 年代，而不是生活在当代。然而，实际上，我终究每日都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由于我的工作资源受到的限制，我很难长期漠视这一事实。我在工作中曾经搜寻过 20 世纪 30 年代的资料，并与经历过这一历史时期的幸存者见面，我逐渐接触了曾经的社会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也接触了反对当时政权的较为年轻的天主教徒、共产主义者和社会党人；这让我不可避免地对每日每时发生在周围的政治斗争产生了浓郁的兴趣。

通过多种方式，我深刻地意识到了周围的现实状况。我在大学认识的学生中有许多是左翼反政府阵营的积极分子。大学

里经常发生警察突袭事件。有一天，我从一家档案馆回寓所。途中我走出地铁，不料在刚刚进入的街道上恰恰发生了警察与恐怖组织“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FRAP)之间的激烈枪战。1973年5月，一位秘密警察在一次五一游行中被人刺死，我很快就了解到随之而来的镇压的规模。那些和我在同一家档案馆进行研究工作学生消失了几天，后来我发现他们被逮捕了，还遭到了殴打与审问。

尽管我对时局的兴趣有所增加，但就自己的论文写作而言，首要关注点仍然是第二共和国。我开始搜集报纸、杂志和书籍，着眼于有朝一日可以书写反佛朗哥抵抗运动的历史。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这一计划我至今尚未完成。回到英国后，我在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组织了有关西班牙时局的定期研讨会，时常有来自西班牙和法国的人士前来参加。我曾不止一次前往巴黎寻找研究资料，并与流亡在那里的共和人士面谈，这使我与许多西班牙人有了联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与鲁埃多·伊韦里科旗下的出版社、书店和档案馆之间的联系，这些机构是在已故何塞·马丁内斯·格里卡贝西亚的启示下建立的，并由他本人亲自管理。格里卡贝西亚很固执，但却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他在令西班牙的自由主义传统保持活力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贡献至今尚未得到人们的完全认识。由于研讨会的工作，才有了后来出版的书——《危机中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演化和衰落》(*Spain in Crisis: Evolution and Decline of the Franco Regime*)。该书更多反映出，我们工作的关注点是受到佛朗哥政权迫害的人们以及该政权的反

对者，而不是这一政权本身的内部瓦解。到了该书出版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了伦敦，并在那里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庞大的反佛朗哥阵线——民主执政团（*Junta Democrática*）、民主协调会（*Coordinación Democrática*）和民主联盟平台（*Plataforma de Convergencia Democrática*）——发展了密切的联系，这进一步增加了我对西班牙民主抵抗势力的兴趣。

由于我经常造访西班牙，就不可避免地以极大的热情密切关注着佛朗哥死后那段时期的政局发展，并以极大的满足注视着民主政权的巩固。通过在西班牙的生活以及对 20 世纪 30 年代历史的研究工作，我逐步认识到了某些内战时期和随后的独裁统治时期人们遭受的苦难的规模。而且，我在西班牙的时候，人们一直非常友善热情地对待我。于是，当人们在西班牙重建民主事业的时候，我也感到由衷的高兴。而且，回顾过去，脆弱的民主新政权几乎每天都会遭遇它的双生死敌的考验：军事政变（*golpismo*）和恐怖主义。这让我开始对于自己究竟对这一过程有多少了解感到惶惑。与许多评论员一样，我曾经相信，以旧政权中的进步力量和传统的民主反对派势力的共识为基础形成的过渡过程，差不多可以像人们在心目中合情合理地希望的那样稳定。西班牙的民主能够在“埃塔”（*ETA*）每天制造的流血事件和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企图下存活，这在某种意义上就证实了以上信念。然而，尽管还有许多更为紧迫的工作要做，我还是开始动手填补我自己知识中的一些缺口。

在这一过程中，在我已经知道的有关民主反对派的知识以外，我还学到了有关埃塔和军队的许多知识。我在《危机中的

西班牙》这部书中往往低估某些方面，但是，当我着手学习这些被低估的方面时，我也发现自己对于幕后谈判和阴谋伎俩这一扣人心弦的领域十分着迷。这是佛朗哥时代西班牙政治最值得注意的遗产之一。这是佛朗哥政权中的温和分子与反对派势力进行讨价还价的核心内容，他们通过这种手段与对方达成妥协，通过建立新的政治工具如“中央民主联盟”（UCD）和“人民联盟”（Allianza Popular）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并在1976至1982年间的西班牙政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本书的中心主题经常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展开，而本书的两个主要的次级情节出现在酝酿政变的军营中，以及在埃塔展开其死亡游戏的街道上。本书对广大群众、工人阶级、社会变革进行的描述相对较少，这也是我在开始本书的写作时始料未及的。尽管如此，对于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时期——从佛朗哥于1969年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威胁起，到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于1982年掌权而令佛朗哥最为恐惧的噩梦成真的这一段时间内，我觉得我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其间西班牙政治的精髓。

本书逐步诞生的这些年与本书论述的历史年代相毗邻，其间我因与书中涉及的许多主要人物的交谈而获益匪浅。我愿在此向费利佩·冈萨雷斯、阿方索·格拉、哈维尔·索拉纳、埃莱娜·弗洛雷斯、格雷戈里奥·佩塞斯·巴尔瓦、纳西斯·塞拉、卡洛斯·萨亚斯、安德烈斯·加西亚·德拉里瓦、安东尼奥·马西普、阿尔瓦罗·奎斯塔、费尔南多·莫兰、恩里克·铁尔诺·加尔万与劳尔·莫罗多表示衷心感谢，他们总

是愿意与我讨论有关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人民社会党和民主协调会的问题；我愿在此向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马塞利诺·卡马乔、圣地亚哥·卡里略、伊格纳西奥·加列戈、拉斐尔·卡尔沃·塞雷尔、何塞·比达尔·贝奈托与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表示衷心感谢，他们曾帮助我了解了西班牙共产党（PCE）、工人委员会和民主会议；我愿在此向费利克斯·帕斯托尔·里德鲁埃霍、拉斐尔·塞雷索与曼努埃尔·弗拉加表示衷心感谢，他们曾与我谈论过有关人民联盟的问题；向胡安·安东尼奥·加西亚·迭斯、哈维尔·鲁佩雷斯与鲁道夫·马丁·比利亚表示感谢，他们曾向我提供了有关中央民主联盟及其组成部分的宝贵观点；并向曼努埃尔·普列托将军表示衷心感谢，他曾帮助我理解了一些有关军方心态的问题。我也因为与何塞·萨恩斯·德圣玛丽亚将军和安德烈斯·卡西内洛将军的简短谈话而获益良多。

诚然，上面这些关系对于本书的写作弥足珍贵，但对于我来说，更为宝贵的是那些这么多年来与我讨论西班牙政治的朋友们。回顾本书酝酿中的十年悠悠岁月，我曾因从朋友们那里感受到的无限友情而震惊不已。我将特别愿意为以下朋友给我的慷慨好客，为他们的洞察力和勇气而奉上我的深挚谢忱：赫罗尼莫·贡萨洛·鲁维奥、华金·罗梅罗·毛拉、安赫尔·比尼亚斯、曼努埃尔·阿罗约·斯蒂芬斯、米格尔·安赫尔·阿吉拉尔、胡夫·巴斯塔曼特、塞亚拉·埃尔伍德、霍安·马利亚和苏珊娜·埃斯特万、谢斯·范本梅兰、佩佩·科利·科明、爱德华多·塞维利亚·古斯曼与伊西德罗·洛佩斯·德拉涅塔。

在这些年里，我通过阅读胡安·托马斯·德萨拉斯的作品和与他交谈而得到了大量的知识。我特别愿意在此感谢他十分友善地邀请我参加1984年10月由第16集团（Grupo 16）组织的“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研讨大会”（*Jornadas sobre Violencia Política y terrorisme*），这是一次让我得以与马里奥·奥纳因迪亚和谢基·贝内加斯会见并交谈的宝贵机会，我也由此开始对巴斯克（Basque）问题^①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无比感谢何塞·巴雷拉·奥尔特加，他给了我参加一次极好的研讨会的机会，这次研讨会由奥尔特加—加塞特基金会（the Fundación Ortega y Gasset）于1984年5月在托莱多^②主持召开，讨论主题为西班牙的民主转型，阿道弗·苏亚雷斯与这一时期的其他著名人物与会并发表了极为坦率的讲话。

以下这些朋友对我的帮助最为巨大，因为他们不但与我讨论了本书的有关议题，而且阅读了我的手稿并发表了评论，他们是：埃利亚斯·迪亚斯、保罗·海伍德、弗朗西斯·兰农、诺曼·库珀、尼古拉斯·贝尔蒙特与何塞·华金·普伊赫·德拉贝拉卡萨，他们的建议让我获益极大。如果本书的现有内容仍然在陈述事实或解释问题方面存在着错误，这将是我的责任而不是这些朋友的责任。我十分荣幸地能够在此再次感谢梅休

① 巴斯克地区位于西欧比利牛斯山西端的法国、西班牙边境一带，包括位于西班牙境内的巴斯克自治区、纳瓦拉，以及位于法国境内的北巴斯克。该地区为巴斯克人聚居地，通行巴斯克语。巴斯克人长期自治并多次成功抵御强敌入侵。巴斯克地区至今仍是西班牙独立意识较强的地区之一，曾多次要求提高自治程度。——译者注

② 美国俄亥俄州西北部海港城市。——译者注

因出版社的编辑南希·马滕，感谢她的耐心以及在解决问题时具有的冷静的智慧和高效率。许多作者会因此嫉妒我的运气。我也希望能够在此向我的同事，弗雷达·哈考特博士和丹尼斯·史密斯教授致以谢忱。在当前学术界经费日益吃紧的情况下，哈考特博士与我团结一致，紧密合作，让我能够挤出一些时间撰写本书；而史密斯教授则在我们的长期合作中向我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建议和鼓励。最为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加布丽埃勒，在我把心思放在另一个国家中发生的政治权谋、军事阴谋和恐怖主义密谋时，她容忍了我的心不在焉。

缩略语表

ACNP	天主教宣传者协会 (Asociación Católica Nacional de Propagandistas) ——有影响的政治压力集团。
BRIPAC	伞兵旅 (Brigada Paracaídistas) ——驻守在马德里近郊阿尔卡拉 (Alcalá de Henares) 的部队, 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性地位。
CCOO	工人委员会 (Comisiones Obreras) ——受共产党影响的工会组织。
CEDA	西班牙右派自治联合会 (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 ——第二共和国时期由何塞·马里亚·希尔·罗夫莱斯领导的大型天主教政党。
CEOE	西班牙企业组织联合会 (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Organizaciones Empresariales) 。
CESID	中央国防情报协调局 (Centro Superior de la Información de la), 成立于1977年。
DAC	装甲师 (División Acorazada) ——最精锐的武装力量部队, 驻守于马德里城外的布鲁内特 (Brunete) 。
EIA	巴斯克革命党 (Euskal Iraultzako Alderdia) ——与埃

塔-政治军事组织相关的集团。

ETA 巴斯克祖国与自由（Euskadi ta Askatasuna）——极端民族主义革命恐怖组织，即“埃塔”。

FRAP 反法西斯革命爱国阵线（Frente Revolucionario Antifascista y Patriota），与西班牙共产党（马列）有联系。

GOE 特种作战部队（Grupos de Operaciones Especiales），相当于SAS（英国空军特种部队）。

GRAPO 10月1日反法西斯抵抗组织（Grupos de Resistencia Antifascista Primero de Octubre）——表面上的极左恐怖主义集团，与西班牙共产党（重建）（Partido Comunista de España (Reconstituido)）有联系，但人们认为警方在其中有卧底。

HASI 人民革命社会党（Herriko Alderdi Sozialista Iraultzailea）——巴塔苏纳党中的巴斯克极端民族主义组成部分。

HOAC 天主教工人行动兄弟会（Hermandad Obrera de Acción Católica）。

JOC 天主教工人青年运动（Juventud Obrera Católica）。

KAS 巴斯克爱国主义联络委员会（Koordinadora Abertzale Sozialista）——左派巴斯克爱国主义集团的巴斯克人民阵线，是巴塔苏纳党的前身。

LAIA 爱国工人革命党（Langile Abertzale Iraultzaileen Alderdia）——埃塔军事组织的政界代言人，是巴塔苏纳党的组成部分。